

刘家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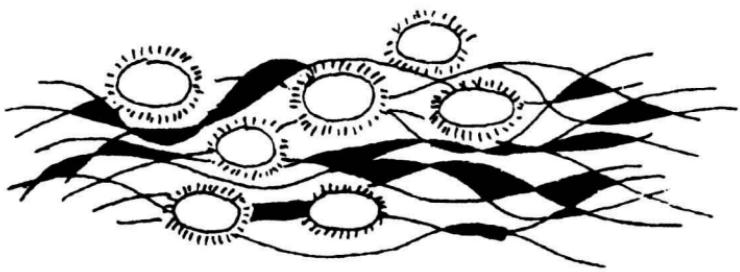
刘家魁

著

诗选



上 卷



垂 钓

微雨湿不透厚厚的蓑衣
蓑衣裹不住急跳的心
心儿坠低了草帽沿
草帽沿压不低视线

视线延长着长长的钓竿
钓竿催促着长长的钓绳
钓绳提醒着钓钩
钓钩询问着钓饵
钓饵抱怨说：鱼不来

1982. 7. 18

《飞天》1996年8期





啄木鸟

一切都好在你的嘴上
一切都坏在你的嘴上
啄你的木去吧
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

1984. 11. 10

《诗刊》1985 年 8 期

《诗选刊》1985 年 10 期

刘家魁诗选



风 景

雪花还没有沾地
就被染成灰色的了
白胡须的街树
陷入回忆或沉思

贸易市场已空无一人
只剩下脚印和垃圾
太阳隐约在乌云后面
像一枚被踩脏了的镍币

1985. 12. 29

《诗人》1987年3—4期





盲目的爱情

有一朵花想献给你
不知道你的鬓角在哪里

有一支歌想唱给你
不知道你的耳朵在哪里

想把你塑成一尊偶像
又不知道你是什么模样

想为你生想为你死
更不知道天底下到底有没有一个你

我捧着我的心东寻西找
我的黑发啊全都白尽了

我举着我的心哭泣着呼喊——
我把它送给谁啊我把它放在哪里？

1986.5.27 写 1996.5.12 改

原载《草原》1987年5期

修改后载《诗林》1996年3期

老机器

一架老机器在工作
它只生产噪音
它健康得令人绝望
它比明天还要年轻

无处躲避它的歌唱
凡是有时间的地方
凡是有空间的地方
都有它带锯齿的轰鸣

它使石头失眠
它使火焰结冰
它使比树叶还多的耳朵
只听见一个声音

1987. 2. 6

《当代诗歌》1988年3期





空 屋

空屋陷落在蒿草中
如一只螺壳
被风吹响

空屋的门敞开着
秘密已被带走
带到更秘密的地方

空屋不空
空屋被空气充满
几只蜘蛛在里面
从每一个角度
绘画岁月的肖像

1987. 6. 14

《作家》1990 年 4 期

短 歌

啄木鸟
用它的嘴
敲打着一棵
刚刚被伐倒的树——
一只小小的蛀虫
就把你疼得躺下了?
起来起来
我已将虫子啄出

1987. 11. 7

《飞天》1990 年 6 期





秋天的爱情

一片落叶
与另一片落叶
在风中相遇
你说你忘了从哪里来
我说我不知往哪儿去

一瓣落花
与另一瓣落花
在雨中相遇
你把你剩下的颜色给我一半
我把我残余的芬芳给你几缕

刘家魁诗选

1988.5.16

《江城诗坛》1991年4期

黄昏的家园

这片土地是真的衰老了
 我在浮躁的蝉声里听见了空虚
 如梦的莲花此刻正无奈地凋零
 幻想已经不起轻微的风雨

被夏天的太阳晒暖的石头
 重新变得冰凉!那些原始的火种
 已被溺死在理智里,人们心中的热情
 也在一天天如烟散去

在这倦怠的黄昏里
 每一棵苦楝树都青得忧郁
 玉米怀中的婴儿,刚刚出生
 就长出了又长又密的胡须

1988.6.1

《诗神》1992年4期





泥 土

深深的积雪融化
渗入泥土
泥土并没有增加厚度

开出这么多花
长出这么多草
泥土也不见有一点减少

1989. 3. 11

《星星》诗刊 1989 年 8 期

入选《星星抒情诗精选》(1979—1989)



天 真

把这些正在开着的花儿
照进像片里
它们就不会落了

可是，那些还没有开的苜蓿儿呢
照进像片里
它们又开不了了

妈妈！好妈妈
你只照那些开着的花儿
那些苜蓿儿
等开了再来照

1989. 4. 24

《江城日报》1990年2月1日





灰 鹤

——江北公园所见

灰鹤在笼子里
灰鹤的眼睛
如两滴血
红在伤口中

灰鹤在笼子里
一睁眼就望见了天空

天空真大啊
灰鹤习惯地张开翅膀
笼子里的翅膀
比天空更大
笼子里的翅膀
张得再大
也没有笼子大
灰鹤在笼子里
一展翅便随即收拢

格罗！格罗
灰鹤只能哀哀地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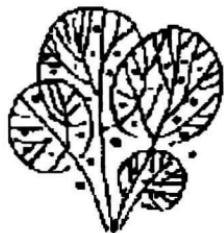
灰鹤的叫声使笼子更牢固
使天地更空旷
灰鹤的叫声
又回到了灰鹤的喉咙

灰鹤的长脖子伸得更长了
灰鹤一抬脚
就走进错觉之中

1989.5.2 追记

《西北军事文学》1990年3期

入选《作家之路》(文学教材) 1993年2期





快乐的人

刮不尽的胡须
刮掉又冒出来的夜色
你总是在早晨更加苍老

你总是在早晨说谎
说你今夜又做了一个好梦
你说谎的时候
你的黑眼圈更黑
就像你微笑时皱纹更深

早饭你总是吃得很多
你说做梦最累人
梦醒了特别饿
没有谁嘲笑你的笨拙
没有谁怀疑你肚子里的
空虚，越来越大
用什么也填不满

哦可爱的朋友，你总是快乐
你总是在不停地说笑话